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西兰塔纪事

■郑茂琦



插图:陈玉洁

在西兰塔边防连,早晨推开窗户,就能望见冰峰林立、浩瀚连绵的喜马拉雅山脉。连队建在一片平坦的大平滩上,附近有一条河流,流淌着雪山融水,终年不断,连队的生活用水全部来源于它。

连队的军马,每天都需要赶到草场放牧。那天,我跟着藏族战士罗布一起放马。因为初学骑马,罗布帮我选了一匹温驯矮小的黑马,罗布叫它“黑武士”。

高原的马尽管矮小,但比内地的马爬起来更有耐力。遇到陡坡,只要抓住马鬃毛,两腿一夹,“黑武士”就会奔上坡头。细长的黑鬃毛,在阳光下通透闪亮。

我们把马赶到一处靠近水源的地方,然后下马休息。我们坐在金色的草滩上,看流动的云彩和被风吹动的毛刺丛,静静地等待太阳下山。三四月的草还是薄薄的,并不丰茂。远远望去,毛刺从稀稀疏疏。罗布说,在阿里,每平方米有5棵草的地方就可以叫草场。

远处,军马忽然引颈嘶鸣,罗布忽地站起身,四处张望。过了一会儿,马群又恢复了平静。我问他怎么了,罗布仰起黝黑的脸庞,眼睛盯着连绵的雪山,给我讲起他第一次遇到狼群的故事。

那年夏天到山口巡逻,太阳落山的时候,他们还没有抵达执勤点位。战士们只好寻了一个山沟,在一片荒滩上搭帐篷过夜。按照牧民的习俗,战士们在帐篷外垒起一圈石头,既可以防风,又可以抵挡野兽的攻击。

夜里,星星跃上天幕,银河一片璀璨。罗布和另一个战士站第一班哨,他们拾了些牛粪饼和茅草,生起一堆篝火。牛粪的燃烧很安静,散发着一股青草的气息,不像木柴那样噼啪作响、火苗乱蹿。

没过一个小时,班长就出来换哨了。夏季的高原,依然寒风凛冽。罗布钻进帐篷里,耳边充斥着狂风击打帐篷的啪啪声。就在他即将入眠时,漆黑的旷野里传来一声狼嚎。罗布马上从帐篷里钻出来,看见班长正拿着强光手电四处寻觅。

在野外,狼会静静地伏在地上,夜里根本看不见。班长也是藏族战士,他循着狼嚎的方向,手电朝着远处缓缓地来回移动。忽然,黑夜里冒出一双闪着绿光的眼眸。

是狼群。从位置上判断,大约有200多米。很快,马群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,嘶鸣起来。大部分战士都是第一次遇到狼群,心里不免害怕。班长让罗布把大家都叫起来,拿出强光手

电照射狼的眼睛。没有手电的战士就拿着喊话器喊,什么都没有的就向着旷野大声吼叫。罗布说,这都是小时候父母教的法子。

果然,一双双绿色的眼睛在黑夜中消失了,马群也渐渐安静下来。但是,战士们仍然不敢睡觉,一整夜在宿营点周围巡逻,担心狼群从其他方向袭来。直到天亮,他们才彻底放下心来。

听完这个故事,太阳悄然下山,昏黄的余晖染得远山一片血红。我们赶马回去,身后是寂静的喜马拉雅山。

远处的米黄色营房,看起来那么渺小,甚至再大幅的中国地图上也标不出它的位置。但少了它,这片土地就少了勃勃生机。它像一枚钢钉一样,深深扎在这片云海云间之间。

夜里,山呼海啸般的风再次敲碎了大地的宁静。

第二天,我乘车离开连队。车窗外,起伏的雪线波涛汹涌般滚向遥远的天际,那些疏朗稀疏,又矮又硬的毛刺丛覆其上。回望雪山下的哨所,我琢磨着这些“老阿里”的情怀。这里的战士每个人都有故事,都有属于自己的喜马拉雅。

不远处的草滩上传来“黑武士”的嘶鸣,缓缓在雪线荡开……



郑茂琦

记者心语
步履不停,采撷一个个动人的故事。

浪岗山上守岛人

■徐荣木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那一年,我随工作组乘护卫艇来到位于浩瀚东海上的浪岗山列岛。列岛由中块、东块、西块等小岛组成,海军某部驻守在中块最大的中块岛上,陆域面积约0.3平方公里。

浪岗山上多数物资靠大陆供给,补给船通常十天半月才去一趟。有时遇上台风,补给船去不了,岛上官兵的生活就会陷入窘境。那次,我们就顺便捎去驻岛部队暂存在大岛供应站上的邮件、食物、日用品等。

在海上颠簸2个多小时后,护卫艇渐渐抵近浪岗山岛。

人常说,浪岗山是“无风三尺浪,有风浪过岗”。远远望去,几个小岛被浪涛裹挟在中。滔天巨浪像好斗的猛兽,怒吼着,接连不断地冲向礁岸。哗啦哗啦的海浪声在岸边喧哗,扑腾,浪头如刀一般地刮砍着岛的肌体。经海浪长年累月的雕琢,岛的周身形成了嶙峋多姿的石壁、石窟、石笋,岸边飞溅而起的海浪,像绽放的朵朵烟花,热烈、绚烂。

在这剧烈的动荡中,护卫艇小心翼翼地寻觅靠岸的时机。艇长亲自操舵,护卫艇终于在两个浪涌间隙迅速地靠上了小岛。艇艏一会儿被涌浪高高托起,缆绳绷得咯咯作响;艇艉被缆绳拉住后,又重重地回落在海上,炸开浪花,艇体一阵震颤。我意识到,护卫艇在此多停留一秒,就多一分危险。我们迅速跳上岸,护卫艇急速地离岸而去。

前来迎接我们的是驻岛某部石教导员。他是一位“老海岛”,对这种浪涛肆虐的状况早就习以为常。他告诉我们,这儿是浪岗山岛最安静的区域,更壮观、

更动人心弦的还在后面呢。

“静区也不静啊!”我感慨地说。石教导员笑了笑,一路上他讲起了岛上“隔海探亲”的故事:有一年,岛上一位连长的妻子从老家第一次来浪岗山探亲。那时候,海上一场台风刚刚过去,海面涌浪很大。这位军嫂乘坐的补给船一次又一次地企图靠泊,却一次次失败。站在岸上的连长与船上的妻子遥遥相对,两人泪水簌簌落下。船始终无法靠岸,最后只得折返大陆……

我们沿着崎岖陡峭的260多级台阶向上攀登,爬到岛的顶峰时,已气喘吁吁。岛上的官兵期待我们的到来,同时也期盼着亲人的来信,这些信件已在大岛供应站静静地躺了许久。

石教导员又讲起另一个故事。多年前,有位战士在老家休假期期间,谈了一个女朋友,两人一见钟情,关系日渐亲近。战士归队那天,姑娘依依不舍地送他到车站。他安慰她说,到了部队就来信。战士上岛后的第二天,海上突然刮起了大风,来往大陆与海岛的补给船中断了。他捏着第一封情书,站在小岛的制高点,望洋兴叹。一天、两天、三天……半个月过去了,战士的信始终无法发出。

在磨人的期待中,姑娘开始焦虑起来。她从遥远的内地给海岛来信了。第一封是询问;第二封是疑惑;第三封则是不解。她怀疑他变卦了。在第四封信中,姑娘终于发出了“最后通牒”。可是,信依然如石沉大海。

后来,海上的风浪终于平息了,战士急切地展开补给船送来的四封信。他越读越不安,越读越焦虑。

当补给船返航时,他已匆匆地拟了一份电报,托人到附近城镇的邮局拍发给自己的女友。

听说,这封电报挽救了一段姻缘。我站在山巅,俯视全岛。在这片贫瘠

的土地上,官兵种着蔬菜,养着家禽,植上各种花草,用海边捡来的卵石在岛上镶下“以苦为荣,以岛为家”的誓言。而小岛的四周,一排排巨浪在风的怂恿下,铺天盖地卷来,在岸边炸开,形成一片白皑皑的光带。

入夜,朦胧中的浪岗山岛,像一面神奇的巨鼓,在浪的撞击下,早雷般的声音无止无休地激荡着,整个小岛仿佛在狂涛巨澜中颤动……

听着这响声,我终于忍不住穿鞋下床,趁着溶溶月色,踱到屋外探个究竟。岛下溅起的浪沫像烟雨一般,随夜风飘上这距海60多米的高坡。不一会儿,我脸上和身上就湿漉漉的一片。我用手摸来,放到唇上一舔,咸咸的。

我正想转身回屋,恰好碰见查哨归来的石教导员,他说:“听这声音,不习惯吧?”

“是的,这声音吵得我心里发慌。”我回答。

“今天还算好呢。有一次台风袭击小岛,那浪花就打到营房门口,耳膜都震得嗡嗡响!”

“能在这小岛上生存下去,本身就是一种奉献啊!”我又感慨起来。

“人是最能适应环境的,时间一长,也就习惯了。就说这浪涛的声音吧,刚上岛那阵子,我也常常失眠,脑袋嗡嗡地响个不停。但时间一久,就不在乎了。后来,我觉得这声音像大海在播放雄浑的‘蓝色交响曲’呢。也怪,现在回内地休假,听不到这浪涛声,反倒睡不着了。”

也许这就是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吧!我的心里蓦地涌出一股暖流,多么可敬可爱的守岛军人啊。在惊涛拍岸的大风大浪中,在无人知晓的时光里,他们警惕地注视着海上每一个疑点,倾听着每一朵浪花的喧哗……

我们返回时,浪岗山在茫茫视野中越来越小,渐渐隐没在一片神秘、梦幻的天际间……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从拉萨出发,往东南方向翻越3座大雪山,行走900多公里,便是高原的“世外桃源”——西藏察隅县。

走进察隅河谷,你会看到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、田地地头都种着向日葵。到了夏日,一朵朵葵花就像一张张笑脸,在阳光下尽情绽放。放眼望去,漫山遍野一片金黄。

葵花朵朵向阳开,寓示着当地藏族、僮人群众欣欣向荣的美好生活。而说起向日葵的由来,当地群众都忘不了亲人解放军。

察隅东邻云南省,西邻西藏墨脱县。因交通阻隔,环境封闭,西藏和平解放前,这里的老百姓一直过着刀耕火种、结绳记事的原始生活,其生产生活方式十分落后。

1951年10月,迎着嘹亮的进军号角,一批英勇的解放军官兵翻过梅里雪山,跨过怒江天堑,从云南开辟一条进藏路线,将五面红旗插在了察隅河谷。从此,察隅改天换地,察隅人民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怀抱。

部队进驻察隅后,官兵响应“进军西藏,不吃地方”的号召,挥镐抡锹,开荒种地,开展大生产运动,在努力实现粮食半自给、蔬菜自给的同时带动当地生产发展。一时间,《南泥湾》的歌声响彻察隅河谷。

1951年春种时节,3连7班战士傅宇从东北运来的黄豆中挑选种子时,忽然发现两粒新奇的东西。他捡起来一看,原来是葵花籽。惊喜之余,他赶紧向班长修世武报告。修班长捧着这两粒葵花籽,兴奋不已。他和傅宇打开所有装黄豆的麻袋,在里面继续寻找。可翻腾了大半天,只找到十几粒葵花籽。

修班长用纸把这些葵花籽包好,向连队报告这一发现。然而,经过细心观察,官兵发现这十几粒葵花籽中只有3粒是饱满的,其余都是瘪的。对于这3粒葵花籽,修班长视若珍宝,决心让它们在自己的西南边陲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在他的心中,这不是一般的植物种子,是祖国亲人送来的宝贵礼物。

一天收工回住地后,天色已晚。全班的战士带上工具,在临时居住的草房后面选了一块空地,刨开土层,施足底肥,小心翼翼地将3粒葵花籽种了下去。为防止牲畜踩踏,他们在葵花地周围扎起了篱笆。

两个星期后,两棵嫩绿的幼苗长了出来,虽然比预期少了一棵苗,但这也让7班的战士们兴奋不已。修班长打趣地说:“看来这葵花籽也是‘拥军模范’,它不忍让我们边防军人失望。”

葵花苗破土而出,成为连队的爆炸性新闻。7班的战士更是将它们当成心肝宝贝,每天都要看几次,并适时浇水、施肥、松土,像妈妈爱护婴儿一样,精心呵护着它们的成长。

由于察隅海拔较低,阳光充足,气候温和,向日葵不仅长得高,而且花盆特别大,黑黑的籽粒像戏院里看戏的人一样,挤得满满当当的。战士们细数了一下,每个葵花盘竟结出1000多粒葵花籽。

秋天到了,葵花籽成熟了,战士们轻轻地 will 将花盆撬下。捧着沉甸甸的花

三粒葵花籽

■刘励华

盘,大家舍不得掰一粒,尝一颗葵花籽,当即把它们装入麻袋,吊在房檐下晾晒,等晾干后再收起来,一直保存到第二年的春天。

翌年开春,3连官兵又开了一片荒坡,连长让7班把保存的葵花籽分发到各班,全部种在坡地上。在春雨滋润下,一棵棵绿苗很快拔地而起,像一排排士兵挺立在山坡上。到了夏季,山坡一片金黄,成了一道靓丽风景。当地群众路过葵花地时,纷纷驻足观看,并啧啧赞叹:“哇!好大的花呀,真是太美了!”在与战士们交谈中,他们第一次听到“葵花”这个名词。

这一年,3连的向日葵喜获丰收,又大又饱满的葵花籽装了十几袋。收葵花籽那天,官兵像过年一样高兴,不少战士专门写信将这喜讯告诉远在内地的家人。

1954年春节,驻察隅部队召开军民联欢会,3连官兵炒了几盘葵花籽招待出席会议的藏族、僮人群众代表。嗞嗞又香又脆的葵花籽,群众代表感到很新奇,当即向部队要来自向向日葵种子。3连除留下一部分给部队播种外,将其余的葵花籽全部送给与会的群众代表,并教给他们种植方法。群众代表如获至宝,纷纷用纸包好,带回村里。当年夏天,察隅河谷各村寨开出一片葵花。

10年后,当年种葵花的修班长已成为连长。此时,葵花种子已撒遍察隅的山山岭岭、村村寨寨。到了夏季,整个

察隅河谷就像一个偌大的花盆,开满了灿烂的葵花。金色葵花,不仅装点着群众的美好生活,而且成为一大特色产业,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。

此情此景,令3连官兵感慨万千。3连指导员申竹林、团政治处干事李国柱专门写了一篇通讯,讲述官兵种葵花的故事,发表在军区报纸上。女诗人杨星火满怀激情写下诗歌《察隅的葵花》:“在西藏察隅边防/开着金色的葵花/边防战士呀/分外地爱它/记得那年初到察隅/战士开荒种地把根扎/撒下3粒种子/幸福的花朵开向天涯……我们高原战士/就是那盛开在雪域高原的葵花。”

我是高原戍边后来人,虽没在驻察隅部队服役,但对察隅边防战士种葵花的故事早有耳闻。10多年前,我到察隅采访,沿途目睹了漫山遍野开满葵花的壮美景色,也感受到“花儿朝阳光,朵朵磨盘大”带给当地群众的幸福感。见此,我由衷地为察隅边防军人感到骄傲。

通过进一步观察了解,我发现察隅不仅有葵花,更有桃花、梨花、杏花、油菜花等,从春到秋,花儿次第盛开,把察隅河谷装点得如诗如画。春华秋实,老百姓从辛勤的劳作中收获着生活的甘甜。

不仅如此,察隅气候宜人,物产也非常丰富。当地不但种有传统的青稞,还有来自内地的水稻、玉米、花生、大豆等。察隅过去鲜有水果蔬菜,如今苹果、蜜桃、柑橘、柚子等各种瓜果挂满枝头,菜园里长满了茄子、芹菜、韭菜、萝卜、白菜、大葱、辣椒等蔬菜,青翠欲滴,四季常青。俯瞰察隅河谷,宛若一条绿色长廊,一派生机盎然景象。

谈及这一切变化,察隅群众无不感念解放军。正是部队当年开展大生产运动,将近百种粮食、蔬菜种子从内地带到高原安家落户,察隅才有了今天的姹紫嫣红、郁郁葱葱;正是子弟兵的热情帮助,察隅才掀起一场“绿色革命”,实现了农副业生产大发展,人民生活蒸蒸日上。如今的察隅,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“西藏小江南”,当地群众过上了小康生活,正以崭新的面貌迈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。

置身察隅,使我想起一句军歌歌词:“我受军装绿,染得山河翠。”守卫边疆,建设边疆,繁荣边疆,是边防军人的神圣使命,也是边防军人的荣光。我坚信,随着时代的发展,这种荣光必定会更加闪耀。



长征

第6083期



冲锋(油画)

高阳作